

QINGJIANGFANGPAIREN

清江放排人

报告文学集

郭寒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江放排人/郭寒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54-2021-4

I.清…

II.郭…

III.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责任编辑:张正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封面设计:谢 将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石首市第二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625 插页:2

版次: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0 千字

ISBN 7-5354-2021-4/I·1542 定价:20.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郭寒的清江

(代序)

田 天

清江只有一条。就是我家门口那一条。它从湖北利川市一个叫龙洞沟的地方来到人间，然后就穿山走峡，百折不回去寻找长江和大海。它不想被锁在山中，它有它开阔而宏富的梦想。

清江不只一条。我是说每个清江人都有他与众不同的清江。那个廪君，那个坐在土船上射杀了他的爱情的男人，他的清江是不是满江泪水呢？我看见盐水女神至今还在江岸上展览她千年的忧伤！又譬如诗人彭秋潭，他的清江漂满花朵般的“竹枝词”，你听得见哭嫁的悲声穿透了那些发黄的诗页。有个四川籍老作家马识途，伫立清江岸边壮歌一曲，他的那条清江咆哮着革命战争的拼死呐喊……

郭寒，这个七年前才入籍的清江人有一条什么样的清江呢？

这本书。这本《清江放排人》。另一本书是由五十篇系

列散文组成的，它叫《目击清江》。有了这两本厚重大气而且激情洋溢的著作，郭寒便有了清江的常住户口，有了他自己打下来的一个文学码头。如果说清江给了郭寒创作素材和灵感，那么，现在郭寒是还给了我们一条崭新的清江。

崭新的文学清江。

文学的崭新清江。

对于我们这些家在清江岸边的写作者来说，郭寒的作品突然使清江变得更加陌生，更加神秘，更加富于浓郁诗情，更加美丽诱人了。自然，我们的认识就被修正，我们对它的爱情也复苏了。

我被郭寒唤醒了。生锈的感情闸门被哐啷推开。我已经枯木逢春。

想起清江。

想起郭寒的清江。

大约是七年前吧，那个夏日的黄昏，大学毕业的郭寒挤进一辆蓬头垢面的夜行长途汽车，身上揣着派遣单，全部行李是两箱书。武汉至宜昌，这就是这位中文系高材生的人生方向。

郭寒是湖北浠水县人。乡村孩子。那是诞生了闻一多的地方。郭寒的父亲曾是大队会计，喜欢写写画画的，在当地算得上胸有文墨的秀才。但是，郭寒曾经告诉我，他父亲在他不满六岁的时候就早逝了。也就是说，郭寒度过了一个孤儿的童年。

郭寒的一位大学同学曾这样对我评介郭寒：这家伙清高，孤僻，才气十足，文章在学校写得数一数二。我想，即使撇开票赋的因素，郭寒只身走上文学之路，也能找到许多经历和个性的原因。文学是种感情的职业，天生就是留给那些有过苦难和创伤、又不屈服苦难和创伤的人。是那些很聪

明很敏感很清高很孤僻的人可以选择的一门手艺。是那些渴望表达渴望倾吐渴望在这世界上留下“到此一游”记号的男女们一件愉悦身心的好事情。它比打麻将有趣得多。而且也不比跳舞更影响夫妻感情。至少，它不比做生意需要更多的投资和无耻。

继续说郭寒。

几年前某天晚上，我们坐在一间堆满书报和烟头的房间里彻夜密谈。在汉口我的工作室里。我早已不记得谈过什么，反正没谈一句文学我是记得的。下半夜，烟抽完了，我们上街去寻找亮着灯的店铺。

就算我们谈的是清江吧。是的，清江。这是一个地道清江人和一个半路出家的清江人的共同话题。郭寒说他有一个系列报告文学的写作计划，他要为那些清江开发者立传。我说好哇，但是你要知道这种描绘大型建设工程的作品特别难侍候。它常常与文学无缘。有时你自称报告文学，但我告诉你，它只是报告……文学。后两个字说出来比较勉强和生硬。

我知道这种作品难写。就我个人来说，这些年吃过不少写这种所谓报告文学的苦头。它需要马不停蹄地采访；需要敲开某一扇也许并不热情的门。需要来点平衡术，方方面面缺一不可。你得一次次送审，一级级接受红铅笔的圈点。真是烦死人！最痛苦不过的，是这种文体排斥想象力，它让你像写律诗一样平平仄仄仄仄平，戴着镣铐跳舞。所以，我一般不再写这种报告文学，除非我万一觉得非写不可。

郭寒却迎难而上。他把热情、才情和文学创作的激情投向国家重点工程——清江流域水电开发事业。

我首先读到了《击水八百里》。与其说郭寒塑造了王利滨的文学形象，倒不如说他沿着这位省级领导人的人生起伏

和心路历程，让我们了解了隔河岩工程建设的内情与内幕。这是一些横刀立马的男人，这是一些可亲可敬的英雄群像。这篇大气磅礴的长文，曾使我和我们《芳草》编辑部的同事们赞不绝口，认为至少在湖北，它是写大工程的作品中最好的一篇。

短短两年间，郭寒又陆续推出《业之主》、《青山在，人未老》、《饮马清江》、《夷水纤歌》、《把生命刻在水上》等文，我们也因此认识了李永安、郭际康、邝先福、林善祥、郑守仁等等“清江放排人”。我不说这些报告文学哪篇比哪篇更好一些，我只说郭寒通过它们给予了我们一条崭新的清江。

一群新的清江人。和郭寒一样，他们都是清江的外来户。隔河岩工程让他们在清江聚合。

对于古老的清江来说，他们的到来是划时代的，他们重新安排清江，给清江送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现代工业文明。隔河岩响起的第一声开山炮，就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不是用多少千瓦的电量能够计算的。如果说我们的清江唱惯了世世代代的苦歌，那么从此，是唱赞歌的时候了！

郭寒吟唱的是旋律昂扬的赞歌。他真诚地赞颂这些激动他的人和事，山和水，夷城与土风。他的清江上奔腾着现代文明的快艇，但你仍然听得见古老苍凉的船工号子。我是说，郭寒的作品里有一般强烈的现代意识，并以此区别于优美的传统民歌。它更多的是一种气势，一种博大，一种壮美。

郭寒的清江不再是弹着三弦的浅吟低唱，而是赤裸胸怀的击鼓而歌、击掌而舞。如果说我的土家族也曾如此壮怀激烈过、阳刚酣畅过，那么郭寒是找回了几丝余韵的。与我们

不少徘徊在文坛的朋友相比，我愿意说不是土家族人的郭寒更像巴人的传人！

据说，清江流域蕴藏着占湖北省（除三峡外）三分之二的水电资源，它可以开发出329万千瓦的装机容量，115亿千瓦时的电能。虽然我不敢说清江蕴藏着多大文学资源，但它的开发显然不够。我们有了一座隔河岩电站，但文学的电站——客观地说，才刚刚破土动工。是的，我可以列出一些与清江有关联的文学朋友的大名，譬如李传锋、叶梅、王月圣、周立荣、温新阶、张冬、甘茂华等等，但他们也不过穿着鞋在清江的浅水里走了一走；或者只是捡回几颗清江石，放在他们宽大的书桌上压压稿纸，不让它被风吹走。我们经常说到沈从文、孙健忠、蔡测海等人的湘西，那里的几乎每个县我都去过，真不明白他们竟能造出一个文学的湘西，而我们不能！

有了郭寒，他的《清江放排人》和《目击清江》，我感到文学的隔河岩工程至少已在设计图纸了。他还不满三十岁，正是时候。正是走得路熬得夜、如狼似虎的时候。正是“立”的时候。正是修建“大工程”的时候。

郭寒用他的两本书给清江写了两部伟记，清江在郭寒笔下活过两回了。跟着郭寒，你走近清得发蓝的水、美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山；跟着郭寒，你走近一个个山寨小镇、一个个战争或爱情山洞……

但是，郭寒是谁呀？

一双智慧的眼睛。一张四季如春的脸。一口急急促促、语言赶不上思维速度的涪水普通话。个头的气势低于文章的气势。手脚细胞同脑细胞一样活跃。他当然没有放过真正的木排。不过，他曾经从清江源头走（真走！）到了它的终点。他站在终点眺望接纳它的万里长江。

全部财产是一妻一子和数十万字的作品。

职务是《清江文汇》的执行副主编。

工作地址邮政编码电话号码……

不说了。你可以通过这本书认识他。你可以像他爱清江那样去爱他。

顺便说一句。《清江放排人》和《目击清江》，是至今为止我见到的写清江作品中最好的。这没什么值得谦虚的，谦虚使人落后。

谁也不愿意落后。包括我，这个正在写这篇文章的人。我也要写我的清江。

1996年9月，汉口。

目 录

郭寒的清江（代序）	田天
击水八百里	(1)
业之主	(67)
青山在，人未老	(117)
饮马清江	(171)
夷水纤歌	(212)
把生命刻在水上	(265)
后记	(297)

击水八百里

而我对手说
转动
打开河流

—— [美] W.S. 默温

正堂的墙沿是一张高出好几个脑袋的长条桌。百年老桌灰暗无光，隐隐散发着腐朽气息。条桌的上方墙上端坐一老者。老者深须疏发，神情幽古，眸目肃然。先生后来说，那就是孔圣人，上大人孔丘。

“跪下，磕头。”那时父亲一双粗糙的大手不由分说地按下脑袋。

再颤兢兢爬起，一身穿青布衫，头发稀疏的驼背半老头正看着自己，悬在鼻梁上厚厚的老花镜片

里照来一种三月山野中的阳光。

“这伢儿还灵透。灵者，秀也。嗯，我收了。”驼背眼镜说。父亲忙不迭地说：“那就劳徐老先生神了。水生，这是你先生。”便一把拉到先生跟前。

“嗯，伢儿叫么名字呀？”先生问。

“水生。”父亲卑恭答道，“这伢儿命里五行缺水，就取了这个名字。”

“俗了点，俗了点。”先生捋着一把稀长的胡子，晃着头，踱着小步，说，“跟着水是好一些……好一些，滨者，水边是也，就叫利滨吧！”

“利滨，快谢徐先生。”父亲一脸喜色。

他感到心里有一种东西在蹿动。脑海上颠簸着那面爱极恨极的蓝色之帆。

1986年4月18日。京华正是华灯初上。喧闹了一天的北京火车站依然万头攒动。一列草绿色的专列缓缓驶出，向南，继而全速奔驰在夜色笼罩的东北大平原上。

第二天，急驰了10多小时的专列哐地停在襄樊火车站。一辆浅黄色的丰田中巴和几台锃亮的越野小车早候在站内。稍事整休，以丰田中巴为核心的小车队穿鄂西北山地，过沮水，翻神农架，进入鄂西自治州。

巴东。恩施。利川。在利川，车队沿着“之”字形盘山石子路，爬上了海拔2000余米的川鄂交界的齐岳山。山下桃红柳绿，燕舞莺歌；山上却是一派天苍野茫，羊咩马啸的北国草原风光。在齐岳山草场和大顶山牧场，极目东眺，万盏水田如镜，从山麓流出的清江聚水汨汨而淌，一行人娓娓而

谈。抵万县。弃车济舟。三斗坪。宜昌。荆江大堤。在顺江而下的江渝 11 号轮上，对鄂西川东，对湖北，甚至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步伐有着历史意义的两个重大事件正在决策。

直到这年 5 月 9 日，中国的老百姓才从报纸上知道，共和国两位最高行政首脑及在湖北长期工作过的中央领导专程为鄂西川东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了长达 18 天的调查研究。

5 月 4 日，刚刚接待完来鄂参观访问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客人的湖北省副省长王利滨，被通知到武昌东湖宾馆参加一个重要内部会议。出于政治家的敏感，王利滨隐约感觉到了会议的议题和中央将要作出的举措。

会议室窗帘紧合，灯光柔和，地毯猩红，桌布雪白。湖北省建国以来最高层次的会议莫不是在这里召开。王利滨在靠后一些的一个位置上，静静思考着。

会议室静下来。省委书记关广富和代省长郭振乾开始汇报。汇报完荆江防洪后，关广富话题一转：清江是长江出三峡后第一条大支流，多年平均径流量 141.1 亿立方米，在湖北省河流中，仅次于长江、汉水。如果在清江干流上修坝拦水，对荆江防洪有重要作用。荆江分洪区可以不分洪或推迟分洪时间，错开洪峰，减少最大分洪量和总量。荆江分洪区有居民 50 万人，在长江防汛抢险极为紧张的严峻时刻，能推迟分洪时间，对临时转移大量居民和物资，其作用是巨大的，效益是显著的。

关广富继续汇报：长办自 1957 年以来，对清江进行了选址性勘探，推荐了高坝洲、隔河岩、水布垭梯级开发方案，并对隔河岩库、坝区钻探两万有余米，地质问题已基本查清，可以满足初设阶段要求。我省已于去年 5 月与水电部联合向国家计委报送该电站设计任务书和合资建设意见的报告……

王利滨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水。不知是茶有些烫还是心

有些激动，他感到有一种东西在心里蹿动。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最后讲话。要点两条：其一，鉴于多方面的原因，三峡省筹备组撤消，关系国计民生的千秋大业的三峡工程还需进一步论证，结果未出来前不作考虑；其二，鉴于清江所具备的良好条件，立即着手兴建隔河岩工程。

清江。清江。清江。他的脑海上颠簸着那面爱极恨极的蓝色之帆。一种强劲的情绪冲击着王利滨。七十年代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时分管湖北的农业、水利工作。清江的几次洪灾，刻骨铭肺。1975年8月的那次，长阳都镇湾24小时降雨630毫米，山洪暴发，间有地震，导致大面积崩山滑坡，舍毁人亡，损失惨重。后来在恩施地委工作5年，走遍全区118个公社中的112个的他，对那条横切整个恩施地区的河流，认识到近乎自己血管的一种透彻。

没胆的人要干一件胆大的事。一切是缘。

一个做了30年的梦。一股憋了30年的劲。

1986年5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湖北省政府召开这一年的第13次省长办公会议，专题讨论清江隔河岩水电站的建设问题。郭振乾主持会议。

长办主任魏廷铮、副总工张邦圻以及省计委、水利厅、财政厅、民政厅、省建行的头头们都来了。

然而，一个酝酿了30年的工程一旦要动真格的，这些资深的“老水利”也在摩拳擦掌中显得有些无措。

装机120万，这规模在中国当时已建电站中仅次于葛洲坝和龙羊峡；中央定的“省部合资，湖北主建”的这种建设

方式，国内尚无前例。

对这个已延搁了30年的工程，这批湖北父母官只想让时间不在自己手中再耽误一天。会议决定成立清江隔河岩水电站工程建设指挥部，王利滨牵头，全权负责。

王利滨就这样被推到了清江。

走出省政府二楼会议室的门口，王利滨情不自禁地握住双拳，一个扩胸后，深深作了一个呼吸。他想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才56岁，这台半老不新的机器还够用得很，所有的部件都还完好。对了，胆没有了。1983年胆结石开刀，同济医院的那名大夫割了半尺长的口子，哗哗哗，把胆全切除了。不过这三年多来一点不适的感觉也没有。

郭振乾在后面跟上来：“利滨，这块骨头是硬了点……”

清江，这条在许多人脑海中还比较陌生的河流在省直机关曾一度爆响。王利滨接任清江，成了关于清江话题的二度爆响。

“利滨啊，当年张体学省长搞丹江大坝积劳成疾，你要小心啊！”一些退居二线的老领导投来厚爱和关切。

“王省长真敢啃硬的！”省直机关里一些干部私下议论。

王利滨太清楚不过了。钢筋混凝土浇成的大坝，几十个亿的资金，上十年的工期，这些都是全省5千万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曾代表省政府处理过丹江的移民问题，也曾处理过葛洲坝的遗留问题，这些在中国水电建设史上堪称辉煌之作的大工程尚留下如此复杂的工作，那隔河岩呢？不想则已，越想劲越足，自己什么时候不是越硬越来劲的？

他想起在浠水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个飞扬跋扈、欺侮学生的训导长让同学们又恨又怕，敢怒不敢言。一天晚上，那卑劣的家伙把班上的一个女学生勾引到寝室里，同学们气得直咬牙时，是自己同全班学生冲进去，在黑暗中把那家伙

揍得直喊爹叫娘，最后乖乖离开了学校。想起学生时代的生活，王利滨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解放前夕兵痞横行，小小的浠水县城一个县大队长横行霸道，四处欺压百姓。几次见那大队长为非作歹，他和几个穷同学恨不得要扑上去。但他们自知是飞蛾扑火。他们气愤得走上浠水河堤，瘫坐在沙滩上，遥望蓝天，几个穷伙伴立着志向。他只说，什么时候能当上个团长，管住、教训那又臭又硬的大队长就行。

现在党和人民把一个副省长的岗位交给了我，隔河岩大坝纵有天高，我也要把混凝土浇到顶上。我不是早就没有胆了吗？我这个没胆的人要干一件胆大的事。

消息传到老伴耳里。一回到家，老伴有点不相信地问：“老王，你真的干清江啊？”

王利滨无言地点点头。他知道老伴想什么。对鄂西，对清江，对那片神奇的土地，她印象中的代名词是崇山与峻岭，是贫困与落后，是艰辛与危险（就是坐车也得爬山翻岭）。对鄂西，对清江，一家人都有点过敏。他曾在恩施工作5年，老婆孩子也丢在水果湖5年。

“我晓得你，这一切都是缘，你这一生就与清江有缘啊！”老伴深深地慨叹。

那片赭黄色幻化成青山绿水，那是一片已融入血肉的青山绿水。

办公室的东面墙上是一幅1:500000的巨幅湖北分色地形图。

西南部一片赭黄色。一条蓝色的缎带自西向东横系其中。那蓝色的缎带就是清江。那是一条真真正正的清江。那片赭

黄色幻化成青山绿水，那是一片早已融入自己血肉的青山绿水啊！

第一次去鄂西，是在1974年吧，那时在省里管农业，去恩施检查农田基本建设工作。匆匆而去，匆匆而返。来去却花了十天。那山大人稀的环境让他新奇，那湍急清澈的清江让他惊叹，那贫穷落后的生活让他心痛。

那有着30来户人家的浠水北部山区一个叫双楼子湾的故乡也有山，那是大别山低缓的余脉；湾前也有河，那是汇入巴河的一条长着水草的绿色小河；父母双亲也终日操劳，勤耕苦耘，日子也清寒。从那块贫瘠的土地上长大的他正是为改变父老乡亲的清苦而发愤读书，而有所作为。

如今，他却为这比浠水北部山区贫穷落后十倍的鄂西惊叹、酸楚。

那次检查后的第二年，全省一制定各级政府派工作队进驻农村的政策，王利滨就主动申请带省委工作队去鄂西。他们走了四天，才抵达恩施县大吉公社。在那里，身为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的他与工作队普通干部一样，每月18斤苞谷的指标。他知道老百姓到口的比这还少。他调查研究贫困的症结。他发现那是一种富饶的贫困。丰富的矿产，满山的林果，蕴藏的水能，迷人的风光，这一切基本上都在沉睡。而沉睡的最大原因是闭塞，交通落后。修路。养殖山货。发展小水电。这一年工作队奉命撤回的时候，恩施全县有22处小水电站动工。

地理位置上，鄂西成了湖北的“西伯利亚”；经济发展上，鄂西成了湖北的“非洲大陆”。加强鄂西建设已迫在眉睫。1978年，省委决定从省里调派一人兼任恩施地委书记。那是4月下旬的一天，省委书记陈丕显把王利滨请到办公室，说：“省委决定调派一名常委去恩施地委当书记，你看谁能挑